

歷史感應統紀

第二卷  
王雲五



自唐虞以至有明  
因果報應之真相

吳興王震敬書



# 歷史感應統紀卷二

衡山聶雲臺編纂

彭澤許止淨評訂

## 三國志 魏志

明帝 明帝叡嘗從文帝獵。見子母鹿。文帝射殺母鹿。使叡射子鹿。叡曰。陛下已殺其母。臣不忍復殺其子。因涕泣。文帝即放弓矢。以此深奇之。遂立爲太子。紀本

明帝母甄氏。被文帝賜死。故因射鹿而感觸涕泣。然一念孝慈。遂登帝位。感應莫捷於此矣。又許真君遜。少時好畋獵。偶射中一子鹿。鹿母爲舐瘡痕。良久不活。鹿母亦死。剖視其腹。腸寸寸斷。真君大恨悔過。折弓矢。入山修道。後挈家飛昇。夫鹿母慟子。致腸寸斷。物類情深。何殊於人。思此而不悔過戒殺。則真地獄種子矣。真君改過修道。遂爲飛行仙人。所謂不患過大。惟患覺遲。惻隱之心。人皆有之。只是不能擴而充之耳。苟能充之。則爲聖爲賢。成仙成佛。均非難事。故孟子以齊宣王不忍釁鐘。許

其能王天下也。嗚乎。物我同春。太和翔洽。何等氣象。而必恣口腹之欲。造殘殺之業。以傷天害理哉。又迪吉錄。梁郡文立。以烹屠爲業。嘗欲殺一鹿。鹿跪而流淚。蓋鹿懷一覓。尋當產育。就庖哀切。同被剝割。文立因斯患疾。鬚眉皆落。乃深自悔責。傾家買地。建莊嚴寺。又章邵爲商。饒於財而貪。嘗獲鹿子。殺而棄之林中。鹿母遙見。悲號不已。其日邵將夜行。有子方弱冠。先父一程行。宿大樹下。以俟其父。邵至不知是子。但見衣襪在旁。一人熟寐。遂抽刀刺其喉。取衣襪前行。天漸曉。見衣襪。乃知殺者是己子。悔恨無及矣。顧九疇評云。邵凶貪如此。既忍於人。何有於物。殺鹿固不足以罪之也。然殺鹿兒於前。而斃己子於後。則亦巧相值矣。又現報錄。廬陵吳唐。精於射。偶攜子出獵。遇一鹿。率覺遊戲。唐射斃之。鹿驚悲鳴。唐伏草中。鹿舐兒。唐再發一矢。殪之。少頃又逢一鹿。張弩間。矢忽飛中其子。唐投弓抱子而哭。忽聞空中呼曰。吳唐。鹿之愛子。與汝何異。驚視間。虎從旁出。折其臂而死。唐殺鹿母子。神殺唐父子。一命還一命。無欠無餘。

曹爽 曹爽拜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。飲食衣服擬於乘輿。尙方珍玩充牣其家。

妻妾盈後庭。又私取先帝才人及良家子女。以為伎樂。作窟室。綺疏四周。與何晏等會。

其中從酒作樂。司馬宣王收爽等皆伏誅。注漢晉春秋曰。皇甫謐夢至洛陽。自廟出。

見車騎甚衆。以物呈廟云。誅大將軍曹爽。寤以告邑人。邑人曰。君欲作曹人之夢乎。爽

兄弟典重兵。誰敢謀之。謐曰。苟失天機。則離矣。不數月而誅。曹爽傳

管甯 管甯避亂遼東。歸時海中遇風。船皆沒。惟甯船自若。時夜風晦冥。船人莫知

所泊。望見有火光趨之。得島。島無居人。又無火燼。行人咸異焉。以為神祐。管甯傳

按甯初與華歆相友善。嘗鋤園得金甯不顧。歆捉而擲之。蓋優劣遂分矣。及避地遼

東。避亂者多從之。漸以成聚。鄰有牛暴田。甯為牽牛著涼處牧之。牛主大慙。若犯嚴

刑。里中男女共汲一井。爭先有鬪者。甯多買汲器置井傍。乃各白悔。旬月成邑。於

是講詩書。明禮讓。風行遼東。民化其德。所居媵舊。鄰里有窮困者。雖家無擔石。必分

贍之。與子言孝。與弟言悌。名行高潔。而卽之熙熙。因事而導人於善。漸之者無不化

焉。朝命徵為大中大夫。不受。華歆以太尉讓奪。亦辭。年八十四卒。奪以德感人。成聚成邑。其效果幾於舜。而與人為善之心。亦與舜同。故感神靈呵護。履險若夷也。

華歆 華歆為諸生時。嘗宿人門外。主人婦夜產。兩吏詣門。辟易曰。公在此。躊躇良久。乃向歆拜。相將入。出共語曰。當與幾歲。一人曰。三歲。歆後欲驗其事。至三歲。往問。兒

果已死。歆乃自知當為公。華歆傳注

游殷胡軫 張既為兒童時。功曹游殷異之。引既過家。敕具賓饌。及既至。殷妻笑曰。

張德容小兒。何異客耶。殷曰。方伯之器也。以子楚託之。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。軫

誣搆殺殷。月餘。軫得疾。但言伏罪伏罪。游功曹將鬼來。遂死。於是關中稱曰。生有知人

之明。死有貴神之靈。楚為蒲阪令。太祖定關中。既稱楚才兼文武。遂以為漢興太守。轉

隴西。所在以恩德為治。張既傳注

杜畿 杜畿少孤。事繼母以孝聞。拜河東太守。平衛固之亂。崇寬惠。與民無為。舉孝

子貞婦順孫。復其繇役。課民畜犝牛草馬。逮雞豚犬豕。皆有章程。百姓勤農。家家豐實。

於是開學宮執經教授。郡中化之。文帝踐祚。封樂亭侯。受詔作御樓船。於陶河試船。遇風沒。諡戴侯。注魏氏春秋曰。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。司命使我召子。畿固請之。童曰。將爲君求代者。君其慎勿言。遂不見。至此二十年矣。畿乃言之。其日卒。杜畿傳

畿可謂深得治亂世之法。先平匪亂以寧民。次務耕桑畜牧以富民。再舉孝弟學校以化民。爲官能愛民如此。宜其受天之祐。延年益壽。不然。司命童子能徇情求代乎。增壽二十年亦不爲少。言之而卒。適逢其會耳。蓋滿壽爲因。言之爲果也。

鄭渾 鄭渾爲邵陵令。天下未定。民皆輕剽。不念產殖。其生子率不舉。渾奪其漁獵之具。課使耕桑。開稻田。重去子之法。民初畏罪。後稍豐裕。所育男女。多以鄭爲字。鄭渾傳民不舉子。稍有仁心之官。尙知令禁。至漁獵之事。則無知令禁者。豈知漁獵啓殺害之漸。長輕剽之風。鄭渾禁漁獵。課耕桑。爲得治之本矣。

司馬懿 王陵爲太尉。謂齊王不任天位。楚王彪長而才。欲迎立彪。司馬宣王討陵。以陵歸京師。陵至項。仰藥而死。司馬宣王。即司馬懿也。注晉紀曰。陵到項。見賈逵廟。呼曰。賈梁

道。王陵忠於魏之社稷。惟爾有神知之。其年八月。宣王有疾。夢陵達爲厲。甚惡之。遂薨。  
傳 王陵

顏之推還怨記。宣王白日見陵并賈逵爲祟。呼曰彥雲。緩我。宣王身有打處。遂薨。又載夏侯玄爲司馬景王所殺。宗族設祭。見玄來靈座。脫頭於旁。取食納頸中。畢還自安。曰吾得訴於上帝矣。尋而景王薨。永嘉之亂。有巫見文王云。我國傾覆。正由曹爽。夏侯玄訴怨得申故也。觀此。則司馬父子兩代均受鬼極而死。奸雄逞一時之威勢。造無窮之怨報。果何爲哉。

又按顏之推。高齊時待詔文林館。時稱博識才辨。遷騎散侍郎。後入周。爲御史上士。隋文帝深見禮重。家訓二十篇。尤爲後代尊奉。則所撰還怨記。定非子虛烏有。至裴松之仕。劉宋爲中書侍郎。博覽墳籍。注三國志。司馬光通鑑。朱子綱目。均採用之。足補正史之闕。故凡關於感應之事。具錄之。

管輅郭恩 利漕民郭恩兄弟二人。皆得璧疾。使管輅筮其所由。輅曰。卦中有君本



墓。墓中有女鬼。非君伯母。當叔母也。昔饑荒之世。當有利其數升米者。排著井中。推一大石下。破其頭。孤魂怨痛。自訴於天。於是恩涕泣伏罪。時信都令。家中婦女驚恐。更互疾病。使管輅筮之。輅曰。君此堂西頭。有兩死男子。一男持矛。一男持弓箭。持矛者刺頭。故頭重痛不得舉也。持弓箭者射胸腹。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。於是掘徙骸骨。家中皆愈。管輅傳

按地藏菩薩本願經。佛告普廣。若未來世。有男子女人。久處牀枕。求生求死。了不可得。或夜夢惡鬼。或遊險道。或多魘寐。共鬼神遊。轉復庭療。眠中叫苦。悽慘不樂者。此皆是業道論對。未定輕重。或難捨壽。或不得愈。男女俗眼。不辨是事。如郭恩等。倘不遇管輅。雖身髮疾病。豈知是怨鬼爲對耶。然管輅雖知有怨對。仍不知念佛。誦經。布施供養。懺悔解怨之法。則終屬無補。故佛法不可不知。佛經不可不讀也。

劉偉 劉廙弟偉。與魏諷善。廙戒之曰。交友在於得賢。不擇人而務合黨。非聖人輔仁之義也。吾觀魏諷。不修德而專以鳩合爲務。此攪世沽名者也。其勿與通。偉不從。故

及於難。劉虞傳注。

今天下之人。皆不知修德輔仁之說。而專以鳩合為務。何諷偉輩之多耶。劉虞在今。直不識時務矣。

鍾會鄧艾。率師伐蜀。或問劉實曰。鍾鄧其平蜀乎。實曰。破蜀必矣。而皆不還。初鍾會伐蜀。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。會在事縱恣。非持久處下之道。吾懼其有他志也。會請其子羊琇為參軍。憲英憂之曰。他日吾為國憂。今難至吾家矣。謂琇曰。行矣。戒之。軍旅之間。可以濟者。其唯仁恕乎。後鍾會鄧艾俱誅。琇竟以全歸。魏紀事

軍旅之間。可以濟者。唯仁恕一語。足為掌兵者千秋金鑑。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。蓋軍旅本殺伐之事。至凶至惡。運之以仁恕。則轉惡為善。逢凶化吉。造福莫大焉。大悲觀世音菩薩。示居西方。以西方屬金。有肅殺之義。故以慈悲主之。辛憲英以一女子。而能見及此。其德誠足以母天下。後世豈僅福庇子孫哉。

三國蜀志

糜竺

糜竺。祖世貨殖。財產鉅億。嘗從洛陽歸。路見婦人。從求寄載。行可數里。謂竺

曰。我天使也。往燒君家。感君見載。故以相語。竺因請之。婦曰。不可不燒。君可馳去。我當  
緩行。日中火當發。竺還。遽出財物。日中而火大發。糜傳

按竺與婦同車數里。目不斜視。故天使感其正直而告之。使預出財物。然不能免焚  
者。既以昭定業難逃。益以見正直獲福。理以數而益顯也。且竺被焚者亦無幾。故先  
主入蜀。竺復以家財鉅萬資之。位列名卿。姻聯帝室。天之報施善人。豈薄乎。晉王  
嘉有糜生瘞卹記。謂竺廣瘞枯骸。及火發。有青衣童子數十來撲火。一青龍仗氣如  
雲。覆火而滅。僅焚珠玉十分之一。

鄧芝

鄧芝。征涪陵。見玄猿緣山射中之。猿拔其箭。卷木葉塞其瘡。芝曰。嘻。吾違物

之性。其將死矣。俄而卒。一曰。猿母抱子。芝射中之。子為母拔箭。取木葉塞瘡。芝歎息。

投弓水中。自知當死。

鄧芝傳注  
及晉書五行注

彭氏曰。物之翔於空。擾於原。相忘於江湖。皆其性也。順物之性。不忍有所傷。而生機

嚙於無盡。反此則不祥。南史齊宗室敏好射雉。以張弩損腰死。北史崔鏹走馬從禽。髮掛木而死。以鄧芝之言觀之。所以致此者有由矣。好殺者毋乃自促其生乎。

三國吳志

孫策 孫策為討逆將軍。封吳侯。欲襲許。部署諸將未發。為許貢客所傷。先是策殺貢。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。策出卒與客遇。被擊傷。至夜卒。注策欲襲許。與于吉俱行。時大旱。策催將士引船。將吏多在吉所。策怒收吉。呵曰。若能感天日中雨者。當原赦。不爾行誅。俄而日中大雨。溪澗盈溢。策遂殺之。既殺吉。每獨坐。彷彿見吉在左右。意深惡之。後被擊。治創方差。引鏡自照。見吉在鏡中。顧而弗見。如是再三。因撲鏡大叫。創皆崩裂。須臾而死。孫策傳

觀注所載。則策之被刺。殆亦怨鬼有以致之矣。夫欲襲許。而與于吉俱。則是策亦信之。已信之。而將吏信之。何足為吉罪。况既許得雨不殺。而竟殺之。其能免怨報乎。嗚乎。少年得志之徒。逞一時之意氣。欲破除迷信。而草菅人命者。何限。讀此傳。其亦有

動於中乎。

張悌。張悌以軍師為丞相。帥眾禦晉軍。時有柳榮從征。病死船中二日。軍已上岸。無理之者。忽大呼曰。人縛軍師。人縛軍師。遂活。問其故。榮曰。天上北斗門下。卒見人縛張悌。不覺大呼。門下人怒我。叱逐去。便醒。其日悌戰死。孫皓傳注

孟宗。孟宗母嗜筍。冬節將至。時筍未生。宗入竹林哀歎。而筍為出。得以供母。皆以為至孝所致。累遷光祿勳。孫皓傳注

程普。程普殺叛者數百人。皆使投火。即日病癘。百餘日卒。程普傳注

陸抗。陸抗遜之子。官都督。步闡據城叛。抗攻陷之。誅及嬰孩。識者尤之。曰。後世必受其殃。抗死。晉滅吳。抗子機雲事晉。宦人孟玖誣機將反。遂收機雲並伏法。三族無遺。

陸抗傳

殺叛。似為用兵者不得已之事。然豈可不分首從。程普投人於火。即病癘。火毒也。陸抗誅及嬰孩。人亦殺其子嗣。所謂與自殺一間耳。嗚乎。陸抗為吳名將。其子機雲

均當時名士。一時濫殺。遂至三族無遺。殺業之可畏如此。

鍾離牧 鍾離牧少居永興。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。臨熟。縣民認之。牧曰。本以田

荒。故墾之耳。遂以稻與之。縣長聞之。召民繫獄。欲繩以法。牧力救之。民乃獲免。遂春稻米。得六十斛。還牧。牧不受。民輸置道旁。莫有取者。由此得名。遷南海太守。封都鄉侯。

鍾離傳

牧之無誣。三昧固千秋景仰。然倘無縣長召民繫獄。彼頑梗不化者。未必能立時回心。故古人云。繩之以法。法立則知恩。苟國法不立。則無賴者。且以掠奪而自鳴得意也。知恩云乎哉。故牧與縣長一尚德。一執法。實兩得之。

鵝鬼 吳景帝有疾。求覘視者。得一人。景帝欲試之。乃殺鵝而埋於苑中。築小屋。施

牀几。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。乃使覘視之。告曰。若能說此家中鬼婦狀。當加賞。竟日夜無言。帝推問之急。乃曰。實不見有鬼。但見一白鵝。立墓上。所以不即白之。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。當候其真形。而定無復移易。不知何故。不敢不以實聞。帝厚賜之。然則鵝

死亦有鬼也。超達傳注

倘物死無鬼。何能怨怨相報。何有六道輪迴。故鵝有鬼。實顯然之理。並非異事。蓋一切衆生。同具佛性。只以無明造業之淺深不同。致受形各異。若究其本原。則物類與佛尚無差別。况人類乎。唯造業太深。自拔不易。故佛書有七佛已來。猶爲蟻子。八萬劫後。未脫鴿身之語。所以得人身者。如爪上土。失人身者。如大地土也。我輩幸得人身。可不知愛惜。而多造惡業。自致墮落耶。

諸葛恪孫峻孫琳

諸葛恪。瑾長子也。孫權薨。子亮立。恪與滕胤呂據孫峻等。同受

遺詔輔政。恪出軍圍魏新城。死傷塗地。大小呼嗟。而恪宴然自若。孫峻因民怨。置酒請恪。將見之夜。精爽擾動。明將盥漱。聞水腥臭。侍者授衣。衣服亦臭。易衣易水。其臭如初。峻遂殺恪。恪妻在室。使婢沃盥。聞婢血臭。又眼目視瞻非常。問其故。婢蹶然躍起。頭至棟。攘臂切齒曰。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。於是大小知恪死矣。而吏兵尋至。收之。夷三族。峻遷丞相。多所刑殺。後病心痛。夢爲諸葛恪所擊。發病死。以後事付弟琳。琳誣滕胤呂

據殺之。夷二族。權傾人主。琳意彌溢。侮慢民神。燒伍子胥祠。又壞浮屠廟。斬道人。孫休與張布丁奉等謀而縛之。琳叩頭願徙交州。休曰。何不徙滕肩呂據。曰。願為官奴。休曰。何不以肩據為奴耶。遂殺之。夷二族。諸葛恪傳孫峻孫琳宋書五行志

恪虐使其民。致死傷塗地。應受殺報。而峻貪位攬權。殺之不以其道。故受鬼報。琳承峻餘殃。未已之後。亟亟易轍。蓋愆。尚懼不濟。况更誣人夷族。滅法慢神。若惟恐惡報之不速者。至臨死乃宛轉乞命。何其愛己身之重。而視人命之輕耶。專造惡因。而憚收惡果。其殘可恨。其愚可憐。

按平等閣筆記。凡遇秋審決犯之前。往往夜聞鬼哭。行軍將有覆敗。亦時聞鬼哭。即將士之將罹此難者。亦同聞之。此即死者本身之魂也。人之本心。彌滿虛空。因有妄念。心量日狹。神通日弱。依報正報。均日變日劣。然遇禍難將至。怨對直逼而來時。本心已覺。而外心尚屬茫然。但其神經亦必不寧。此即諸葛恪將見殺。精爽擾動。衣水腥臭之故。嗚乎。世之縱慾造業者。所謂上辜佛恩。下負己靈也。



吾粲 吾粲爲參軍校尉。以舟師拒魏將曹休。值天大風。船綆斷絕。或覆沒。其存者攀援號呼。他船恐傾沒。皆以戈矛撞擊不受。粲令船人承取之。左右以爲船重必敗。粲曰。船敗當俱死耳。人窮奈何棄之。所活百餘人。還遷會稽太守。吾粲傳

願與人俱死。乃能人我俱生。且遷官受福。慈悲之力大矣哉。

晉書

人化鼈

魏文帝黃初間。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。入水。

人化龜

孫皓寶鼎元年。丹陽宣騫母年八十。因浴化爲龜。兄弟閉戶衛之。掘堂上作坎。實水其中。龜入坎遊戲。一二日。恆延頸外望。伺戶小開。便輪轉自躍入於遠潭。遂不復還。與漢靈帝時黃母同。

人產鵝

懷帝永嘉五年五月。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。

馬生人人產龍

愍帝建興二年九月。蒲子縣馬生人。其年十一月。抱罕妓產一

龍子。色似錦文。常就母乳。遙見神光。少得就視。

以上均五行志